



LETTRES  
PHILOSOPHIQUES

VOLTAIRE

启蒙运动三书

哲学书简

〔法〕伏尔泰 著 | 李筱希 译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
BEIH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# 哲学书简

伏尔泰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哲学书简 / (法) 伏尔泰著; 李筱希译. —北京:  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8.9

(启蒙运动三书)

ISBN 978-7-5682-5709-1

I. ①哲… II. ①伏… ②李… III. ①伏尔泰 (Voltaire, Francois-Marie, Arouet 1694-1778) —书信集  
IV. ①B565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9995号

---

---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(010) 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(010) 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50毫米 × 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/ 11.625

责任编辑 / 顾学云

字 数 / 224千字

文案编辑 / 朱 喜

版 次 /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/ 朱 喜

定 价 / 52.00元

责任印制 / 李志强

---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 本社负责调换

## 告读者

鉴于国内外专家学者已对伏尔泰做了大量研究工作，珠玉在前，译者此处就不班门弄斧、用自己对伏尔泰浅薄的了解写篇译者序来烦读者的眼睛了，只大略说说翻译方面的技术问题。

由于伏尔泰的《哲学书简》是用英法双语写成的，为了更准确地译出作者的意思，译者便以英法两个版本为参考底稿，同时展开翻译，它们分别是 1994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关于英国民族的信札》（*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4）以及 1986 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《哲学书简》（*Lettres Philosophiques*, Édition Gallimard, 1986）。两版编辑分别是牛津大学的尼古拉斯·克朗克和巴黎索邦大学的弗雷

德里克·德洛夫勒教授，他们写的编者序风格迥异，能让人深刻地感受英法两国的学术风格，译者翻译的时候倍感有趣，相信读者读来也能会心一笑。因此译者特将这两篇编者序放在本书末尾，以飨读者。

在参考这两个学术版本的同时，译者挑选了个人觉得对中国读者有用的学术注释，还另外挑选了六篇附录作为补充资料，它们非常清楚地交代了《哲学书简》的前世今生，内容囊括了书稿原始草稿、部分书信原稿、后来增补的内容等，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。

根据英语版序言的介绍，《哲学书简》是伏尔泰的第一本讽刺作品。实际上，里面有许多玩笑、戏谑、双关语，文中充满强烈的讥讽意味。在用英语写成的信中，这种风格更是明显。译者尽力想把这种嬉笑怒骂的风格翻译出来，奈何能力有限，所以只能借用伏尔泰的一句话：“请原谅我为追求原义而出现的翻译瑕疵。”

另外，译者也纠正了前几个中文版本中的一些翻译错误，

并尽量避免给读者设立新的文化障碍，以便诸位能更准确地领会伏尔泰的原文意思。不过翻译是件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”的事，盯着别人的错误，自己犯错却不自知，这是常态。伏尔泰说“笛卡儿以揭发古人谬论为使命，但他又造了许多谬论来取而代之”，而译者不也是用新的错误来取代旧的吗？总而言之，由于译者学术能力不足，虽然多方参考，但疏漏和错误仍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斧正。

絮烦已久，且望海涵，此中真味，还请诸位读之辨之。

李筱希

2018年1月16日夜，作于厦门

## 目录

|     |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|
|-----|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|
| 001 | - | 第一封信              |  |
|     |   | 谈贵格会教徒            |  |
| 008 | - | 第二封信              |  |
|     |   | 谈贵格会教徒            |  |
| 012 | - | 第三封信              |  |
|     |   | 谈贵格会教徒            |  |
| 018 | - | 第四封信              |  |
|     |   | 谈贵格会教徒            |  |
| 026 | - | 第五封信              |  |
|     |   | 谈英国圣公会            |  |
| 031 | - | 第六封信              |  |
|     |   | 谈长老会信徒            |  |
| 035 | - | 第七封信              |  |
|     |   | 谈苏西尼派、阿里乌斯派或反三位一体 |  |

|     |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|----------|
| 002 |   | 论派的信徒    |
| 040 | - | 第八封信     |
|     |   | 谈议会      |
| 046 | - | 第九封信     |
|     |   | 谈政府      |
| 054 | - | 第十封信     |
|     |   | 谈商业      |
| 059 | - | 第十一封信    |
|     |   | 谈种痘      |
| 067 | - | 第十二封信    |
|     |   | 谈掌玺大臣培根  |
| 075 | - | 第十三封信    |
|     |   | 谈洛克      |
| 087 | - | 第十四封信    |
|     |   | 谈笛卡儿和牛顿  |
| 096 | - | 第十五封信    |
|     |   | 谈引力体系（F） |
| 108 | - | 第十六封信    |
|     |   | 谈牛顿的光学   |

|     |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13 | - | 第十七封信          | 003 |
|     |   | 谈无穷量和纪年学       |     |
| 122 | - | 第十八封信 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  | 谈悲剧            |     |
| 133 | - | 第十九封信 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  | 谈喜剧            |     |
| 142 | - | 第二十封信 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  | 谈研究文学的贵族们      |     |
| 148 | - | 第二十一封信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  | 谈罗切斯特伯爵和沃勒先生   |     |
| 160 | - | 第二十二封信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  | 谈蒲柏先生和其他著名诗人   |     |
| 171 | - | 第二十三封信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  | 谈文人应得的尊敬 (E/F) |     |
| 178 | - | 第二十四封信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  | 谈皇家学会和其他学院     |     |
| 186 | - | 第二十五封信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  | 谈帕斯卡尔的《思想录》    |     |
| 226 | - | 伏尔泰生平年表        |     |

004 1694—1778

- 236 - 附录一  
《从荷马到弥尔顿, 欧洲民族史诗随谈》  
节选
- 254 - 附录二  
伏尔泰和一个贵格会教徒的轶事
- 258 - 附录三  
《英国信札》之前信
- 270 - 附录四  
《谈洛克》的原稿
- 281 - 附录五  
1748 年以后版本的《谈洛克》新结尾
- 290 - 附录六  
《谈帕斯卡尔》的新添批注  
(1739 年及 1742 年)
- 299 - 1994 年英语版编者序  
伏尔泰: 一位令人敬畏的作家
- 327 - 1986 年法语版编者序

## 第一封信

### 谈贵格会教徒

我觉得，像他们这么特殊的一群人，其教义和历史定然有值得求知欲旺盛的人<sup>〔1〕</sup>细探究竟的地方<sup>1</sup>。为了了解他们，我拜访了<sup>2</sup>英国声望最高的一位贵格会教徒。此人曾经商三十年，对家产、欲望这些东西已然看淡，于是金盆洗手，退居到一个离伦敦不远的乡下。我来到那里，看到的是一座小却不失精致的住宅，房间收拾得干净清爽，家具装饰毫不繁复。屋子的主人——那位贵格会教徒是一个精神矍铄、气色红润的老人家，从没生过什么病，因为他向来都无欲无求，从不纵情欢乐。其人神态之高贵、

〔1〕法语版此处原文是“理性之人”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。

002 眉目之可亲，绝非我往日见到的人能比的。他和其他贵格会教徒一样，穿着一件没有滚边，口袋和袖口处也没缝扣的素色外套，戴着一顶海狸皮帽<sup>[1]</sup>，帽檐跟我们教士的帽子一样是扁平的。他见到我既不摘帽，也不鞠躬，挺着腰杆走到我面前；可是他一脸的爽朗和气，比那套单腿后迈一步，把本该在头上的帽子拿在手里的日常礼节显得彬彬有礼多了。他对我说：“朋友，我看你是个外国人吧<sup>3</sup>！如果我能为你效劳什么，请尽管直言。”我按照我们的待人礼节，往前弯了弯腰，一只脚微微向他迈了一步，说：“先生，我很高兴自己适当的好奇心没有让您感到有所不快，如果您能不吝赐教，把你们宗教细细给我讲一讲，我将深感荣幸。”这位贵格会教徒回答道：“你们国家的人啊，就是太讲虚礼、太多恭维！不过我还从没遇到过好奇心像你这么重的人。请进吧，我们先一起吃饭。”我又不合时宜地礼让了一番，毕竟人长期养成的习惯是很难一下子就改掉的。我们这顿饭吃得很简单，餐前餐后还要做祈祷<sup>4</sup>。用完餐后，我开始向这位客客气气的主人提问了。我的第一个疑问，就是善良的天主教徒不止一次问过胡格诺派信徒的那个问题。我说：“尊敬的先生，请问您受过洗礼吗？”对方答道：“没有，而且我的所有会友都没有。”“咄！”我又问，“您难道不是基督徒吗？”老人柔声地说：“朋友，别骂脏话。我们是基督徒，而且还尽力想当好基督徒。但我们并不

[1] 法语版此处原文是“边沿下垂的大帽子”。

认为往孩子的头上洒几滴水<sup>〔1〕</sup>就能把他变成基督徒。”我听了他这番亵渎宗教的话，震惊了：“呸！您忘了？基督就是由圣约翰做的施洗呢！”温和的贵格会教徒说：“朋友，我再说一遍，别骂脏话。基督的确受了约翰的施洗，但他自己从来没给任何人做过洗礼。我们是基督的信徒，而不是约翰的信徒。”我叹道：

“唉！可怜的人啊，您若是在一个有宗教裁判所的国家，早被烧死了！算了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让我给您施洗，叫您做一个基督徒吧！”他正色答道：“如果你真的纠结于此，我们当然也很乐意受洗礼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因为我们并不会为洗礼仪式而去谴责谁。但我们觉得，那些宣称自己信奉基督教这么一门全圣全灵的宗教的人，应该极力摒弃犹太教的仪式才对。”“简直是莫名其妙！”我嚷嚷说，“洗礼怎么变成犹太教的仪式了？”“没错，我的朋友，”他说，“直到今天，还有许多犹太人在用约翰的这套施洗礼呢！你去翻翻古代历史，就会发现希伯来人很久以前就在这么做，约翰不过是恢复了古人的仪式罢了，跟伊斯兰教徒因为效仿以实玛利人才去麦加朝圣一个道理。耶稣的确受了约翰的洗礼，也受了割礼；但割礼也好，费几滴水做的洗礼也罢，都应该被基督的洗礼所代替，基督洗礼才是灵的洗礼，才能净化灵魂、解救世人。所以先驱者约翰说：‘我的确用水给你们洗礼，但在我之后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大的，我在他面前连提鞋都不配的’

〔1〕法语版此处原文是“洒几滴水，再加盐”。

004 人，他会用圣灵和火给你们做施洗。’所以，外邦的伟大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说：‘基督遣我来，不是为了做洗礼，而是为了传福音。’实际上，保罗只用水给两个人施洗过，而且他心里还百般不乐意。他给信徒提摩太做了割礼，其他弟子也给所有自愿受这身体圣礼的人施了割礼。”讲到这里，他又问道，“你受过割礼没？”我老实回答：“还不曾有此等荣幸。”贵格会信徒说：“所以说嘛，朋友，你是个没受过割礼的基督徒，我是个没受过洗礼的基督徒。”

也就是说，这位虔诚的老者把《圣经》中四五段看似对其教派有利的话做了貌似有理、实则错误的解释，同时还故意漏掉了上百段于贵格会教义不利的内容。我很明智地没有反驳他，毕竟人是不可能唤醒一个宗教狂热者的。谁也不能冒冒失失地跟一个陷入爱河的人说他的情人有什么不好，不能跟一个在打官司的人说他的讼状里有什么漏洞，自然也不能靠讲道理说服一个盲信者。于是我换了个话题。

我问他：“那么，你们是怎么领圣餐的呢？”他的回答是：“我们不像你们，我们从来不领圣餐。”“什么？不领圣餐？”“是的，我们只在心中领精神上的圣餐。”然后，他又开始在那里大讲特讲《圣经》，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了一大堆反对圣餐礼的原因。那高谈阔论的样子，仿佛受了神启似的。他力证圣餐不过是人类的臆造，说《福音书》中都没提过“圣餐”这个词。他说：“恕我无知，我的这些论证，其实远不足以证明我们教派的真理。不

过，你可以在罗伯特·巴克莱的《我派信仰的阐释》（*Exposition of our Faith*）中找到更多证据。这本书写得精妙绝伦，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它很有危险性，这足以证明里面的观点是多么令人信服。”我表示一定会去看看这本书，我的这位贵格会教徒就觉得他已经让我改宗了。

后来他又跟我说了些话，向我解释他们贵格会之所以遭到其他教派蔑视的几点突出原因。“你就承认吧！”他说，“当你看到我对你的所有礼节性行为都没摘帽回应，而且对你说话还一口一个‘你’的时候，你心里肯定忍不住在嘲笑我呢！不过，我看你也是读过不少书的人，肯定知道，在基督的时代，哪个民族都没有人傻乎乎地在那里‘您’啊‘您’的。人们跟恺撒·奥古斯都说话时，都说‘我爱你’‘我求你’‘谢谢你’之类的话，他可绝不准任何人叫他什么‘老爷’‘阁下’。直到很久以后，人们才开始用‘您’来代替‘你’，还用‘大人’‘主上’‘圣座’之类的尊号，像土里的蠕虫一样去尊称另一群蠕虫，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无耻的虚伪去奉承后者，保证自己是他们最听话、最谦卑的仆人。为了杜绝这套可耻的、相互奉承、相互标榜的谎言，我们才以‘你’相称，不管对方是国王还是乞丐；而且我们不向任何人鞠躬行礼。我们对众生只有仁爱之心，对法律只有遵从之意。

“我们的穿着打扮和别人略有不同，其目的只有一个：不断地提醒我们，不要学着和他人一样。其他人佩着徽章，穿着尽显尊荣，但我们的衣饰上只看得到基督徒的谦逊。我们远离一切

006 声色之地，不沾染任何娱乐活动，不踏足一切赌博场所。若是我们流连于上述那些轻浮之物，让它们占据了那颗应该完全留给上帝的心，那才叫可悲可叹呢！我们从不发誓，哪怕在法庭上也是如此，因为我们认为上帝这个无比神圣的名字不应被人事纠纷所玷污。如果我们必须为了其他人而站上法庭（我们自己是从不打官司的），也只用‘是’‘否’来为真相作证，而法官仅此就会相信我们的证词。我们可不像许多基督徒那样，手放在《福音书》上都敢做伪证。我们从不参军打仗，但这不是因为我们贪生怕死。死有何惧？相反，我们还祈祷着与上帝相见的那一刻的到来呢！我们不拔剑冲上战场，因为我们不是虎狼獠犬，我们是人，是基督徒。我们的上帝要我们去爱敌人，去毫无怨言地受苦。只因为一些身穿红衣，头戴两尺高帽的刽子手挥着两根小棍，在一面驴皮鼓上敲敲打打，招募公民参军，我们就漂洋过海、同类相残，这是上帝绝不允许的。当战场捷报传来之时，整个伦敦城灯火通明，夜空里烟花竞相绽放，空气中回荡着感恩曲的旋律，钟声齐响、风琴齐鸣、炮声震天。可在这片喧嚣中，我们却在静静地默哀，心中甚感悲凉，为公众为之欢呼的那场可悲的浩劫叹息。”

<sup>1</sup> 实际上，法国人从 17 世纪开始就在关注贵格会了，对此我们可看看兰森编辑的《哲学书简》中引用的许多手稿资料，以及菲利普·诺戴的《贵格会的诞生、发展及其教义简史》（Philippe Naudé, *Histoire*

*abrégée de la naissance et des progrès du quakerisme, avec celle de ses dogmes* )。贵格会作为再洗礼教派的一个分支,其教徒从中世纪末开始在欧洲大陆受尽迫害。它名字的起源有两个解释:一个说,这派教徒在得到神启后会浑身震颤(quake),所以大家叫他们“抖动的人”(quaker,贵格会即是对应的音译);另一个说法是,大法官贝内特讯问其创始人乔治·福克斯,却反被后者说服,“听了他的话全身发抖”。伏尔泰在《风俗论》第136章中对再洗礼教派又展开了讨论。——原注,下同。

- 2 这里的“我”当然不是伏尔泰,而是书中的写信人;不过现实生活中伏尔泰的确登门拜访过几个贵格会信徒,那段经历和这位虚构的叙述者的叙述高度重合,尤其是伏尔泰在汉普斯特德探望安德鲁·皮特、在旺兹沃斯探望爱德华·希金森这两件事。伏尔泰在汉普斯特德遇见安德鲁·皮特后,两人便一直保持联系,直至皮特去世(1736)。伏尔泰在讲述中借用了皮特的形象,去代表所有贵格会教徒。爱德华·希金森是伏尔泰住在法肯纳家中时经常接触的一个小学监,曾教过伏尔泰英语。此人留有一份手稿,生动地讲述了自己和这位哲学家的交往过程(请看附录二)。文中圣保罗的故事,也是希金森告诉伏尔泰的。伏尔泰不仅借鉴了这两人的口述资料,还从书上得来许多关于贵格会的信息,尤其是贵格会神学家罗伯特·巴克莱的《基督教教义之辩》(Robert Barclay, *Theologiae vere christianae apologia*)。
- 3 文中贵格会教徒用的全是“你”(thou),而叙述者用的都是敬称“您”(you)。“thou”这个英语第二人称单数,在16世纪就已经少有人说了,在18世纪的现代标准英语中完全消失,只有贵格会教徒还在使用。
- 4 美国贵格会教徒总会做餐前祷告,祷告中所有参与者要相互握手。